■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文化长江巴渝风①

编者按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发源，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年伊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这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重庆，是文化公园建设范围涉及的13个省区市之一。

长江横贯重庆全境，流程600多公里，与嘉陵江、乌江等河流交汇。这条中国的母亲河，也孕育了厚重的巴渝文化。

在奔腾不息的长江文化的滋养下，重庆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富集。行千里，致广大。3000多年来，重庆人创造的历史，厚如山峦；重庆城孕育的文化，灿若星汉。

赓续千年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传播时代价值，展示多彩文化。即日起，本报推出“文化长江巴渝风”栏目，从诗歌、美术、古建、川剧、美食等9个方面，回溯我们的来处，讲述我们的传承，探究我们的明天。

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在重庆

□韩毅

这城市从浪花中归来
一把推开朝天的门
……
一到夜晚
这城市便开始抒情
拨响不断延伸的琴弦上的路
抒情曲流动，音乐流动
激情与浪漫流动
……

对一个人最好的怀念，就是读她的诗。2021年10月23日，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原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傅天琳逝世。这首《这城市》，见证了她抚过山城星光的诗情。

当人们还未从悲痛中完全缓过神来时，第21届(清远)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授予西南大学二级教授、著名诗评家吕进“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奖励他在传统诗学现代化和外国诗学本土化上作出的突出贡献。这给重庆文学界带来了些许慰藉。

天下诗人皆入蜀，行到三峡必有诗。从古诗源头到李、杜华章，再到群星闪耀的新诗，著名诗人黄亚洲感慨：“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就在山城重庆。”传承弘扬发展长江文化，“中国诗歌重镇”重庆一直诗意勃发。

源远流长
竹枝词堪称世界级非遗

火锅、桥、诗歌，是著名诗人王尔碑眼中的“重庆三宝”。

这不光是诗人的视角。走进著名文史专家、一级作家蓝锡麟的书房，满屋的经史典籍，泽润人心。“诗歌的确是巴渝文化中响亮的名片。”蓝老称。

追溯中国文学史，《诗经》和《楚辞》是两大源头。据《吕氏春秋·音初篇》传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是《诗经》的两个部分。这里的涂山，中古以降便有江州涂山之说，涂之阳被指认为今重庆南岸的夫归石。”蓝锡麟称。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实始作为南音”一说。所谓“南音”，指周代的周公采邑以南的江汉、巴蜀地区的歌谣声诗。而一个“始”字，明确标注出《候人歌》是“南音”滥觞。如今，在中国文学史学界和神话史学界也有共识，把《候人歌》作为中华民族第一首情诗。

再观《楚辞》。“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屈原在《山鬼》中，开篇四句，就描绘了神人合一的山鬼形象，容貌美丽，美目传情。

清代学者顾天成在《九歌解》里，最早推测出《山鬼》似写楚襄王梦会瑶姬之事，其地在巫山。郭沫若、闻一多、孙作云等人，借助音韵学考证出“於山”的“於”为“巫”的通假字，并参证《山海经》，确认山鬼就是巫山神女。马茂云、陈子展、冯沅君等文史学家都认同这一论断。

“由此可见，重庆的诗歌史源远流长。其中，最不应该被忽视的是竹枝词，堪称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锡麟称。

竹枝词是源于巴渝的一种民歌。歌词杂咏当地风物和男女爱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竹枝词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由文人搜集整理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二类是由文人吸收、融会竹枝词歌谣的精华而创作出的诗歌；三类是借竹枝词格调而写出的七言绝句。

其中，在唐代刘禹锡的传世作品中，竹枝词就有11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等诗句，堪称千古绝唱。

值得一提的是，竹枝词不仅是汉乐府的曲目之一，在中国影响深远，还进入了韩国的宫殿，并被广为传播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许多国家，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早、影响最大的民谣。

千古璀璨
一条诗峡华章不尽

在奉节白帝山上，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中，这里不仅有著名游览胜地白帝城，留存至今的大量诗词题刻也是“三峡是诗之峡”的见证。

在众多诗篇中，《早发白帝城》可谓流传最广，千古传诵。该诗将“千里”之遥的空间感凝聚在“一日”之内的时间维度里，将“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听觉印象与“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视觉印象相融合，堪称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经典范例。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杜甫的《夔州歌十绝句》组诗更为后世的山水诗奠定了美学基础。《峡口二首》《白帝》里“峡口大江间，西南控百蛮”“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等诗句，凸显了瞿塘险关的雄伟景象。

据统计，杜甫在奉节写下400余首诗，占了他一生诗作的1/3，数量与水平都达到了杜诗的巅峰。

除了李、杜，历代的文人墨客对三峡都情有独钟，无数诗坛巨擘都为之吟咏长啸，挥洒翰墨，使长江三峡成为最负盛名的诗咏之地。如白居易感叹“瞿塘峡口冷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暗鸟一时啼”；陆游写下“十二巫山见九峰，船头彩翠满秋空”；孟郊感叹“巴山上峡重复重，阳台碧峭十二峰”……题材涵盖山水风情、民俗文化、现实批判等广阔内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范围内都实属罕见。

如今，在长江三峡核心区，奉节整理出版了《夔州诗全集》，收录历代742位诗人4464首作品，这里是中国诗歌绕不开的地标，也是目前中国诗词学会唯一授予的“中华诗城”；巫山从先秦到清末，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文人留下的吟咏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的古诗近5000首，其中在唐宋最为繁盛。

“《候人歌》引吭南音，楚臣赋惊艳高唐，‘巫山高’唱响铙歌，竹枝词妙曼峡江。诗城葳蕤，李白杜甫双星同耀，彩云辞流丽千古，夔州诗擅绝八荒。”蓝锡麟在《重庆赋》如此概括。

传承发扬
中国新诗版图上群星闪耀

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黄庭坚等众多诗人在重庆留下灿烂诗篇，既托物言志、感怀时事，又吟诵重庆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重庆人，为巴渝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让巴渝古诗在璨若星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闪耀着深邃的光芒。

光阴荏苒，诗脉连绵。数千年来的深厚积淀，让重庆不仅古诗创作丰盈，新诗创作也从未中断，成为中国新诗的重镇。

在朱自清、胡适看来，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期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九首诗，是中国第一批完全意义上的新诗。由此，新诗登上历史舞台。

走进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二级教授、著名诗评家吕进的家，现年82岁的他对新诗的发展历程如数家珍。

1986年，吕进参与创办了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是迄今国内唯一研究新诗的实体机构。如今，该所已培养近600个博士和硕士，先后出版《中国现代诗学》《中华诗歌大辞典》《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诗美的创造》《新中国50年诗选》《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等大量影响深远的著作。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把吕进对新诗的贡献概括为“在传统诗学现代化和外国诗学本土化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建立了中国现代诗学完整的学术体系，其独创性的诗学理论和当代诗歌批评对国内外诗坛保持了权威的影响力和持久而深远的推动力”。

在吕进看来，吴芳吉是站在新诗和旧诗的交叉点上的拥有全国影响的重庆诗人。可以说，吴芳吉是中国最后一位旧体诗人，又是中国最早一位新体诗人。其《婉容词》当年赢得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此外，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沙鸥、张永枚、梁上泉等都是重庆新诗的早行人。

新时期以来，傅天琳、李钢获得全国文学奖，傅天琳、李元胜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吕进是全国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多届评委，他们不仅展现了重庆新诗的强大创作力，也奠定了重庆诗歌在全国诗歌版图的重要地位。

目前，在本土诗人中，60后是领军者，70后是中坚力量，80后、90后正异军突起。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1月21日，中国新诗创研中心在北碚正式揭牌，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唯一一个诗歌创研中心。该中心将通过开展集体采风、文化沙龙、诗歌分享会等一系列面向全国性的活动，挖掘、培养更多文学新人，点燃诗人的思维火花，激发诗人创作热情。这预示着，中国新诗乃至重庆文化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不仅如此，“中国诗词大会”已连续5年以不同形式在“中华诗城”奉节开展重要诗词活动，将奉节的诗词文化、历史文化、人文风景伴随节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奉节的文化和旅游事业也随之逐年提升，成为了世界闻名、中国著名、重庆标志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中国诗歌重镇”的美誉正在一代又一代诗人的不断努力下，流贯古今，经久不衰。

“中华诗城”奉节白帝城。 资料图片

形式多样的诗歌活动。 资料图片

江水中站立的树

□李晓

从一架无人机航拍的画面里，冬日季节里深蓝的江水之畔，一片绿意苍苍的树木站立在碧透江水里，这些在江水中沐浴的壮观树木，是山环水绕之城的旖旎一景。

这里是重庆万州一个叫沱口的地方。当年，它是一个小小的船运码头。2009年10月，三峡工程175米水位成功蓄水后，奔涌的大江收住缰绳，静水深流中汇成了烟波浩淼的平湖。

万州，一座城的下半身，也沉入了绿波粼粼之下。作为我这样一个曾经生活在万州老城的人来说，城南旧事的水声，常常在深夜里呢喃而来。

三峡工程蓄水后，出于水位调节，从每年春夏之间的145米上升到秋天的175米水位，每年有半年的水位落差期，低水位期在万州长江段形成24平方公里的消落区。对这些消落区，生活在万州城的罗哥说过一句话，他说万州是一个颜值很高的城市，江边消落区里那些光秃秃的滩涂好比脸上雀斑，看着总觉得有些瑕疵。

万州，这棵城市大树的年轮有1800年之久，底蕴深厚。万州人爱树，满城撑天大树如绿云缭绕，枝干里汁液涌动，枝叶闪烁处是岁月的流光，这些华盖高擎的树也汇聚成一座城市畅快呼吸的巨大肺叶。

爱美的万州人开始了琢磨，可以在那些消落区里栽植树木吗？三峡库区消落带面积大、水位落差大、季节性气候反差大，生态修复与治理，这可是一道世界级难题。

解题的人，其中有我的朋友任凭大哥，他是万州一个林业学研究专家。

任大哥查阅了很多资料，他发现一般林木在江水里浸泡后都不能活下来，特别是这些消落带里的树，浸泡时间达半年之久，对树们的生命力是一个严峻考验。还有一个问题，这些经过江水浸泡冲刷的消落带上的土壤，大多贫瘠，树木根系的生长也困难。万州清凌凌的一江碧水，我在游泳时会偶尔掬上一捧喝上。为保护这一江碧水，一旦在消落带上栽树，还不可以施肥。

一种叫做中山杉的树种，进入了任大哥寻寻觅觅的目光。中山杉的原乡，在与万州同饮一江水的南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用雌性落羽杉母本和雄性墨西哥落羽杉母本杂交而成，它为半常绿高大乔木，树干粗壮挺拔，枝叶婆娑翩翩，具有耐盐碱、耐水湿，抗风性强，抗病虫害强，生长快速的特点。特别是中山杉根系发达，根须如巨爪扎入土层可达3米，主根还可蔓延成四周根须，具有抗浪防沙的作用。

但中山杉“移民”到万州，它，适合在这里落地生根吗？

其实早在2002年，2万株中山杉风尘仆仆来到万州，万州人就提前开始了种植试验。2005年，三峡库区扩容清理，一座未来的崭新之城已在万州人的殷殷目光中婀娜摇曳了。那年，700多株中山杉移栽在江后山坡上，但那一次，让任大哥的团队失望了。因为是裸根移栽，加上当年遇上大旱，中山杉大都枯萎没存活。

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植物研究专家们心中，这是一次头脑风暴。如果把中山杉栽植在消落带，它能存活吗？

江水漫漫，又起起落落，望着消落带，万州人心里特急切。任大哥和同事们乘船对长江万州段干流进行了翔实考察和测算。测算出一个数字，万州长江段在165米与175米水位线区域总面积为1.6万亩，其中适宜栽植中山杉的滩涂以及湿地面积有9375亩。

那是2009年2月，三峡工程自2008年以来经历第二次试验性蓄水后，水位退至145米左右，万州沱口段的碧绿江水，睁大了亮晶晶的眼睛，张望着这些舟车劳顿而来的中山杉。工作人员将林场基地里特意培植的208株中山杉移栽在沱口江面170米至175米的水位区间。

208株，一个吉祥的数字，寄托着万州人心里的期盼。让中山杉在万州长江的消落带发芽生根，对消落带来说可谓是嗷嗷待哺，对任大哥他们来说可谓是望眼欲穿。

2009年10月，三峡工程蓄水到175米，盈盈江水从三峡逶迤群山漫漫而来。三峡工程蓄水，是在145米与175米之间起落，任大哥们的心，也随着江水起落忐忑。望着日历，他们一天天数着日子。

2010年初春，经历了长达5个月江水浸泡的树，它们在水里生长还好吗？任大哥来到江边，江水正缓缓退去，晨曦中，一部分高达10余米的中山杉露出了郁郁葱葱的树梢，树枝上的新芽还隐约可见。

活下来了，活下来了！任大哥欢喜不已，几乎是欢呼着把喜讯打电话一一告诉给他的专家团队同事们。

同事们赶到江边，看到那些消落带的树，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当江水退至160米水位线后，208株中山杉，任大哥和同事们如数家珍地清点后，有204株长出了苍翠新芽。

一到水位下降，万州沱口，这些中山杉由冬天的青翠转换成夏秋季节里的金黄，远远望去，如披挂在树枝上漫飞的彩蝶。

光阴流逝如水潺潺，从三峡工程蓄水开始，我在这里也游泳了12个年头。

初冬，一群红嘴鸥翩翩从远方飞来越冬，有时栖息在中山杉的树冠上，江风徐徐，体羽乳白的红嘴鸥们发出“欧、欧、欧”的欢快叫声，从我游泳江面的上空轻盈飞过。

中山杉，在万州安家落户了，它庞大根须的触角还在不断蔓延，而今已在万州长江段的消落区种植了3100多亩，成为万州长江沿岸长达70公里消落带的绿色生态画廊，成为一道奇特的景观。

万州在长江消落带种植中山杉的成功，也带动了江西鄱阳湖、湖北荆州等地纷纷前来购买万州中山杉基地种植的苗木，它们成为有效治理消落带的绿化树，成为装点大地的美丽树。

江水中站立的中山杉，让万州这样一座城市的魂魄里，多了一些重量。

四面山赏雪

□罗安会

天气预报说寒潮来袭，将有降雪。于是，我们几位朋友相邀，入住四面山一家酒店，赏雪玩雪，体验一把雪的滋味。

果然，大雪如期而至。元旦前夕的四面山，下了一场少有的大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将5A级四面山风景区变成了冰雪世界，宛如北国风光。

原本绿色的四面山，峰峦叠嶂，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可是白雪，把它本来面目改变了。

望着漫天纷飞的雪花，我醉啦！隆冬的四面山，寒风凛冽，空气清新，皑皑白雪覆盖了山林，漫天雪花点缀着静谧世界。

走出酒店房间，在酒店平台上，大家七手八脚，堆起了一个笑逐颜开的雪人。

身为江津人的我，当起了临时导游，带着大家四处走走。黄昏，头道河街上很冷清，只有几个行人在走动。雪越下越大，街的四周，好似被白雪覆盖着一样。

第二天一早，雪停了，天晴了，凛冽的西北风仍在耳边呼啸，有一股冰冷刺骨的感觉。我们住在龙潭湖景区，于是就先到卧龙沟去看猴子。

此时的卧龙沟，游人无几。管理员手里端出一盆玉米，对着大山高呼：“啊啰啰，啊啰啰！”不一会儿，大大小小的猕猴好似从天而降，从高山上的树枝，一根接一根地跳跃滑下，来到了我们身边。

管理员将玉米撒向猴群，那一刻，猴子恢复了野性，争抢着食物。同行的老杜打开挎包取出饼干喂猴时，几只灵巧的猴子立即上前，抢他的食物。

管理员说，冬天，卧龙沟的猴子不怕冷，但在野外生存能力极差，全靠喂养，成了名副其实的“懒猴”。猴子吃饱后，在雪地上懒洋洋地坐着，不动了。

看完猴子，我们决定前往下一处景点。老杜开着越野车，像蜗牛一样行驶在景区的盘山公路上，道路结满了冰霜。我告诉老杜，车开慢点！老杜握着方向盘，小心翼翼地爬行在林海雪原的大山深处。

我们从头道河到望乡台景区，8公里路程，开了半个多小时。华夏第一高瀑望乡台，瀑高158米、宽48米，比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还高出一倍以上。立于飞瀑之下，抬头仰望，此时的水花，变成了漫天飞舞的雪花。山谷中，水声如雷鸣。瀑布周围杉树上的冰花，在水声的震动下不断滑落。

车走走停停，时过中午才到达水口寺。此时，大家才真正尝到了又冷又饿的滋味。当我们走进山民农家乐时，看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感觉又回到了热闹纷扰的人世间。

冰天雪地的水口寺景区，十分幽静，抬滑竿的轿夫早已缩在家中烤火去了。由于路滑坡陡，山路结冰，我们放弃了观飞流三千尺的念头，留一点遗憾吧！

四面山的大雪天，无论是龙潭湖、望乡台、土地崖还是珍珠滩、洪海湖，山林树木，花草植物，都披上了雪白的铠甲。

严寒的山中，动物睡了，花草睡了，大树睡了，于睡梦中孕育着又一个即将姗姗而来的春天。

第三日清晨，我们站在海拔1200多米的二台眺望，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将银白色的世界涂上一层霞光，变成了粉红色的美景。蓝天白云下，银白色的轮廓，逐渐呈现出层层叠叠的大山，不断伸向远方。老杜感慨道：“四面山的冬天真美。”

积雪覆盖的山林，阳光与森林中的地热，悄悄发力，冰雪消融，幻化成万千条涓涓细流，静静地流淌着，奔向远方……